

## 文学方阵

## 小说方阵

## 定风波

□田青霞

回到办公室,还没有从刚才的尴尬里完全脱出,合同部的赵思雅风风火火进来。

她递过几份合同文本,肖欣宜集中精力逐份审核,待审核完毕盖好章,抬起头来,却被思雅一脸神秘的笑容惊呆了:欣宜,你前天喝大了吗?

略微一愣,欣宜马上反应过来,前天晚上单位团年,其间是喝了几杯,但凭自己的酒量,哪至于醉。于是笑着回答:没有啊!看着欲言又止的思雅,欣宜疑惑:怎么了?

思雅略微停顿:哦,没什么。脸上的酒窝瞬间消失,她隔着办公桌意味深长望了一下欣宜,那眼神似乎是想表达某种同频共振或心知肚明。眼看欣宜一脸懵懂,没有丝毫回应的意思,她才若有所思拿着合同文本出了门。

肖欣宜没有时间狐疑,工作节奏快得如同打仗,身边成堆的事情在等待着处理;两份领导的汇报材料要搞完,市里下达的专题指标还没有落实,供应部、营销部、质管部还等着预约时间审核盖章,节日演出还在筹措当中,关于烈军属、离退

休人员慰问事项要跟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对接协调,例行的生产车间检查采访问卷待定……

一整天,除了午休时间,欣宜就在电话、电脑和键盘上不知不觉度过,其间只有自己部门的几位同事来来去去,一切井然有序,与其它时候并无二致。

直到周四中午下班,单位气氛又有了些许明显的不同。

下楼到单位饭堂就餐,不知得太迟还是其它原因,窗口那个一贯笑吟吟的中年厨子,今天嘟着个脸,眼睛瞪得像铜铃,浓黑的八字眉高高吊起,像两把锋芒毕露的钢刷子,让人不由替他担心,担心那两把刷子掉下来随时伤人。

给肖欣宜打饭,像是欠他钱似的,杯盘碗盏弄得乒乒乓乓。打完了,还把脖子梗起,打菜的那把长勺就随手丢在锅里任其咣当作响。

欣宜惊讶地看了厨子两眼,猜想他今天心情不畅,而后转身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向靠窗的老位子。

同桌的工会大姐冲她笑笑,递给她一张餐巾纸。而其他同桌者,今天都没了言语,一律自

顾享用着眼前的饭菜,倒是邻桌的邻桌,王羽嘉和三个同事探头探脑,不知道嘀咕着什么高兴事儿。一边嘀咕,眼角的余光一边时不时像探照灯一样射向肖欣宜这桌,之后突兀地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见有人望来,便戛然而止。

空气里飘浮着一种说不出的隐秘,饭堂云里雾里的沉闷,肖欣宜觉得自己像是呆在一个密闭的大气球里,大气球似乎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。刹那的迟疑,突然就没了胃口,她胡乱扒拉了几口,飞一般逃到外面深呼吸。

街面的异木棉亭亭玉立,几朵粉蝶般的花轻轻飘落,缕缕馥郁钻入鼻息,令人耳目舒爽。温柔最是抚人心,抬头白云悠悠,蓝天辽阔,脚下芳草摇曳,道路宽广,身心倏然松弛。沿着人行道又走了一段,肖欣宜才回到办公楼。

眨眼到了周五。这天下午,肖欣宜将供应部、营销部、质管部的相关文件一一审核盖章,又接待了几个对口单位的工作人员,并叮嘱手下人员分门别类备份好资料。一切收拾妥当,欣宜最后一个出门。

拐过大厅,不期遇见财务部的那个单身帅哥,他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调皮地吹了一声口哨,算是与她打了个招呼,之后自顾抖着肩膀像踩了弹簧一样往下走,一边走一边还用他那独特的“烟嗓”嘶吼:今生牵了你的手,来世还要一起走……

歌声在楼道里荡漾,走在他身后,欣宜会心一笑,心想:这小子如此开心,八成是去赶赴一场约会。

晚饭后收拾完毕,孩子在写作业,欣宜拿起手机刷屏,津津有味地回顾起自己之前的那篇文章:

哎哟,妈呀!点击率高达三万了!肖欣宜边滚动屏幕边对爱人吐糟,嘴角泛出一抹欣喜。然而只是片刻,笑容又凝滞:嗨,点赞和分享者虽后继有之,但蹊跷的是单位还是再无一人点赞和分享!怎么回事?肖欣宜不知道是问自己还是在问爱人。

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对,也说不上什么地方对,女性的直觉告诉她,事情恐怕不同以往!联想到最近种种奇怪的境遇,心情悄然下沉。  
(连载2)

## 思无邪(长篇小说节选)

□邓明莉

## 第一堂课(一)

阿佳刚和丽娅说过几句话,教室里就安静了下来。原来是先生来了,果然正是小钰的爷爷尹吉甫。阿佳赶紧回到小钰的座位,双腿跪坐在垫上。

尹吉甫身形高大,气质儒雅。西周人多长寿,周文王活了九十六岁,周穆王活了一百零四岁,周公旦也是长寿之人,尹吉甫已经年过七十,依然身姿挺拔,面容如玉。他来到讲桌前,然后从衣袖里拿出一卷竹筒,在桌面上摆好,再缓缓展开,目光和蔼地望向学生。

学生们便赶紧从地上立身起来,在一位年龄稍长的学生带领下,齐声向尹吉甫问候:“先生好!”尹吉甫向大家躬身还礼。然后学生们一起念墙上的学前训导:“天命有道,立德为先。温恭受训,孝悌庄严。志无虚邪,行必正直。仁礼尽至,德仪勿失。见善从流,有恶立迁。先生施教,弟子谨记。”

念完后,尹吉甫示意大家坐好。然后,他温和地说:“天命有道,立德为先。大家要谨记训导,时时规范自己言行,切不可敷衍学舌,念过便忘之脑后。切记!切记!”

顿了一下,他又问道:“上次我们讲的诗都记下了吗,有没有人可以起来给大家吟诵一遍呢?”

阿佳看尹吉甫似乎并没有带着《诗经》来上课,心里不免有些失望。但她转念一想,在西周那个时代,纸还没有被发明出来,书写一般是在竹筒或石块上,高级的才会写在丝绢上,爷爷怎么会轻易带到书院来呢。但这可就加大了自己完成任务

的难度啦,看来还得想办法博取爷爷的信任,才能方便拿到《诗经》。

阿佳知道上堂课讲了《兔爱》这首诗,她想站起来吟诵,但同时又有点担心,此前的钰虽然也很得爷爷喜爱,但在读书用功方面还是有些欠缺,如果自己贸然站起来,不知道爷爷会不会产生疑虑,她想了又想,最终决定暂时不起来吟诵。

只见刚才领大家诵读学前训导的男子站了起来。先对着尹吉甫作了个揖,然后向四面的同学拱了拱手,便朗声吟诵起来:“有兔爱爱,雉离于罗。我生之初,尚无为;我生之后,逢此百罹。尚寐无咎!有兔爱爱,雉离于罗。我生之初,尚无造;我生之后,逢此百忧。尚寐无觉!有兔爱爱,雉离于罗。我生之初,尚无庸;我生之后,逢此百凶。尚寐无聪!”

他的声音清脆响亮,听起来很舒服,阿佳看见尹吉甫满意地点了点头。《兔爱》这首诗,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,表现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在的厌恶,着重表达诗人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慨。按照阿佳从资料库中查到的资料,这首诗从成诗时间来说,是诗经第一首。不过,尹吉甫并没有在课堂上向大家讲解这首诗的意义和表达的情感,以及这首诗的创作背景,只是领着大家又反复吟诵了几遍,便进入了新学习的任务。

今天学习的新诗叫《简兮》。这是一首赞美舞师的诗歌。尹吉甫简单介绍了下诗歌的意思,便领着大家一起反复吟诵。古代吟诵和今天的朗读不太一样,有点像是带节奏和韵律的朗诵,听起来有着别样的音韵之美。这些学生年长的有十四五岁的,年幼的仅七八岁,一时间,教室里书声琅琅。

读过几遍后,尹吉甫再次发问,问有没有人能将《简兮》这首诗吟诵出来。这一次,阿佳举手站了起来。她先向尹吉甫行了礼,再向同学们行了礼,然后将这首诗完整地背了一遍。阿佳看到爷爷用明显惊喜的眼光多看了她两眼。接着丽娅也起来背了一遍,后面又有几个同学站起来背诵,他们虽然背得不如阿佳流畅,但词句基本都记下来了,尹吉甫看起来很高兴。  
(连载5)

□张龙

## 六

当然,这些事,杨家富一概不知。

杨家富出院时,医生告诫,他得的是脑溢血,中度偏瘫。要力所能及,加强锻炼,保持良好心态,避免刺激。前三个月,是最佳的恢复阶段。三个月后,基本定型。是怎么样,就一直是这个样。手抬不起来,就永远抬不起来;脚迈不开,就永远迈不开。

家里谁敢告诉他,他兜里的一百万,已被清零。更不敢让他回田冲村。如果回去,看见老房子被推成大道,连具体位置也辨别不出,只能以断垣残壁,和村里的那棵皂角树作参照,知道个大概,说不定立马又倒了。

杨家富在田冲街上几姊妹家轮流住。杨罚款怕爹出事,连哄带吓几姊妹,全家老少,统一口径,共同欺骗,说他存折本上的钱,一直分文未动。幸好他的眼睛不怎么好使,看不清上面细细密密的数字。

他还记得,营业员告诉过,这个钱,只有他本人取得出。杨家富整天揣着空空如也的存折本。在大街上一颠一跛,摇摇晃晃。在社区门口的健身器材旁不停活动锻炼。按照康复医师教的方法,随时掏出一根一头有钩,一头有套环的绳子,呼的挂在高枝上,拉一阵手臂,呼地甩过栏杆,吊一会脚。

到底身体的底子好,又有毅力,三个月下来,恢复了不少。手能够抬起来,掌住碗,抓饭吃。走起路来,不再前仰后合。杨家富对自己非常满意,感激不尽,

天神爷爷有眼啊!

但住在街上,嫌车来人往,吵闹,始终不习惯,好像生活在别处,没有家的感觉。于是,悄悄只身回到田冲村。他看到,村子已经变得很陌生了。村的下方,一条高速公路穿过,车辆来来往往,已经面目全非,他的老房子已经没了踪影,村子上方,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新洋房。洋房与洋房之间,修了宽阔的水泥路,路的两边,种满了花草,还有气派的村公所,村史馆,体育场。

他走过一条新修的大桥,来到村背后的坟山,老婆的坟前,告诉老婆,他从医院的鬼门关回来啦,现在活得很好。

最后,他来到山的那一边,几年前,自己修的生基墓旁,搭了一个草棚,当歇脚。随后,在旁边种下一棵板栗树苗。放上三块石头,算是记下了这一年发生的三件事情:住院,老房子消失,板栗园消失。

期间,被儿子杨罚款安排到滴水岩隧道旁的工地上,守厂。

他很认真地守着那几台破机器。杨家富整天看着这些,像螳螂,像螃蟹,像奥特曼一样的怪物。知道它们确实厉害,干起活来,个个都是一把好手,一个怪物,抵一百个人。比自己当年出民工时使用的手推车、石碾,强一百倍,一千倍。

儿子交代,没有他的指令,任何人不准搬走里面的任何东西。

儿子极有可能摊上什么大事了?到底是什么事儿,他不知道,也不便多问。

偶尔,听到一两句,儿子被骗的风言风语,听得不太清楚,也不当回事。他想,是又怎么样呢?他一个在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

那个鬼门关闯回来的人,活下来的每一天,都是捡来的。

他应该心存感激,感谢阎王爷的不请之恩,却还能睁开眼睛,看到这个世界。他到底,还是忍不住,偷偷掏出存折本,对着阳光,眯着眼睛细看。

看得多了,也看出一点门道。这根本就是一个空本本。他拿着空本本,来到老婆坟前,哭了一场,让她“知道”。

几个月前,当他拿到存有一百万的这个存折本,也来到这里,合不拢嘴地让她“知道”了的。

但是,谁又想到呢,才几个月的时间,他又不得不来,让她“知道”,存折本上,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

这些个败家子。他没有办法。老婆默默不语,让他悟出了一个通天大道理:除了这条命,其他都是浮云。

如果没有这一难,没有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一遭,没有老婆的通天大道理。他极有可能,会为此而暴毙。

在回去的半道上,又遇见了阿浇。他背着竹筐,拿着镰刀,要去田埂上割羊草。

他喊她。她答应着,却不停下脚步。好像他们之间,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

他看着她的脸,甚至,都有些陌生。他犹豫着,还是摸出存折本,说我的眼睛不好使,你帮我看看,本子上的一百万还在不在。

这对于阿浇来说,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村里很多人都知道,只是瞒着他一个人。不过,她还是接过去看了看。又还给他,说是的,还在。  
(连载6)

## 王汤锅

□马尚平

堂客烧着火,望着男人笑了:“哟,今天太阳打西边出了哦。”王老板下意识向外看去,天,蓝蓝的,白云飘飘,太阳刚从东方冒出个头。他挠了头,望着堂客。堂客很开心:“从来不收拾店铺的人,今天格外勤快,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么。”

王老板也笑了,他望着迎风飘逸的店幡,心里像开了朵花。跑过去,一把抱起堂客,转了好几个圈。放下堂客,心里涌起一汤锅甜蜜,含情脉脉的眸子漾着波光。夜雨初晴,古街很清新,卵石街道和瓦房被雨水洗去灰尘,露出了陈旧的面目,在朝阳光下显得可爱。王老板叫堂客张罗着,急忙舀了汤锅给蒋阎王送去。王老板回来的路上,给食客们打招呼,可食客们纷纷躲着他,像躲瘟疫一样,可咒他的话,却偏偏追着他,缠着他。

咒骂他的话像河流,啪的口水把他砸了个趔趄,他被推进河流,在河中挣扎,唾沫能淹死人哟。他眼里涌出委屈的泪水,感到头重脚轻,身子有些飘忽,踉踉跄跄地向店铺走去……

王老板看到“人”字店幡在风中呼啦啦飘荡,散发出神秘的香气。他迈着沉重的双腿,心情郁闷地走进店铺。店里空无一人,大铁锅咕噜——咕噜——涨着,一锅坨坨羊肉在乳白色的汤汁中翻起来,又被卷下去,升腾的雾气变化成一个个大大的“人”字,缓缓的升腾,飘荡,羊肉的清香弥漫着店铺。堂客坐在木条凳上嗷嗷哭泣,眼泪像凋谢的花瓣,啪啪飘落。过去,每天端着锅盆排队的食客不见了踪影,店里曾经的喧闹景象消失,连吃全羊汤锅上了瘾的药铺掌柜也不见了人影。这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。王老板一阵悲怆,眼眶渐渐湿润,一把抱过堂

客,两口子放声痛哭起来。

时近中午,汤锅店还是无人光顾。王老板望着锅里的羊肉,泪水涟涟,只得打掉牙齿往肚里吞。他想向古镇的街坊邻居们诉说,可邻居们像不认识他一样,都远远绕开他的汤锅店。此时的王老板,欲哭无泪,没想到,祖传的烹饪绝技就这么不堪一击,毁在他手中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为什么啊!王老板悲痛欲绝,连死的心都有……那天,宰杀的一头肥羊,只孝敬了蒋阎王一人。

这天夜里,王老板听到汤锅店有响动,急忙披着衣服,提着马灯去查看,见汤锅店被人砸得满地狼藉,大铁锅被卵石砸破,木桌子木板凳破碎在街上,“人”字店幡被撕破扔在地上,王老板眼前一黑,身子晃荡,双腿发软,气得瘫倒在地。

堂客见王老板出去半天没回家,连忙叫醒婆婆。堂客打着松明火把和婆

婆来到店铺,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连忙丢了火把,扶起王老板。

王老板苏醒过来,指着破烂的店幡说不出话来。夜风呼呼,寒气阵阵,店幡没了魂一样躺在地上,被寒风肆意吹打着,像敲打着王老板的心,他感到一阵阵剧疼,好像他的命就在店幡里一样。堂客捡起店幡颤颤的送到王老板手上,王老板抚摸着店幡,想到他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人活一口气,佛争一炷香。人,要活得有尊严,不能在屈辱中过日子。店铺没了尊严,人也就没了尊严,人活着也没了意思,他感到万念俱灰,冒出了死的念头。  
(连载7)